

□李晓

时间以均匀的方式分配给世上每一个人，但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河流里，呈现出气象万千的流动姿态。

2022年时间的流动，眼看就要从此岸告别，到达彼岸，在彼岸形成朦胧的光晕，如一位仁慈长者离开的身影。我其实想拉住时间这位长者的衣襟，在他转身之前再拉一拉家常。

2022年时间河流里的那些过往，我用光阴的水清洗，显影出每个季节里的记忆底片。

这一年暮春的一天，我和天津归来的老友武哥一起去从前老城的街巷走走。老巷子里裹挟着苔藓味道的风扑面而来，有一些湿润，那风是现在的风，却有着从前的气息。巷子里，黄葛树之间牵起的晾衣绳还在，晾衣绳上大多是老年人的衣裤，也有娃娃的童衣。老木门前挂着的几串风干萝卜干，突然让武哥的目光久久停留，他缓缓走上前，脚下似乎有旧时光的根须爬出来附上身体。他站在萝卜干下嗅了嗅，眼眶在那一瞬间湿润了。当年母亲在巷子里唤他回家吃饭的悠长声音，又从天幕里传来了。母亲常做的可口下饭菜，就有用油酥辣子、花椒面、蒜泥、酱油等调料拌的萝卜干，一锅白米饭就着一盘萝卜干，一家人吃得满口生香。这道下饭菜，静静凝聚着时间发酵后一家人灯火相亲的味道。不过，母亲那绵长的声音，十多年前就随父亲而去，在遥远的云端里飘荡了。

母亲跟父亲只去过武哥天津的家一次。那次，只呆了不到一周时间，母亲和父亲天没亮就收拾好了包裹准备回家。武哥靠在老巷子里一处雕花老木窗前回忆说，那天早晨他在火车站送别父母时，母亲从衣袋里摩挲着拿出一个布手帕塞给他，里面是裹了又裹的3000元钱。母亲说，大城市的菜比小城市贵，这点钱，我和你爸在老家也用不上，拿去，拿去。那一次回程的火车票钱，也是父母自己出的。一个花白头发的脑袋从火车窗口伸出来，跟他告别，那是父亲留给武哥的最后一个镜头。回去后不到半年时间，父亲就突发疾病离世。

这一年的夏天，红日在天空中发出炉火一般的轰鸣。夏天持续燃烧的烈日里，我所在这个城市的一场特大山火，在微信朋友圈里刷爆。我的一位友人背上背篓，骑着摩托车，冲向火的方向。他是骑着摩托车去送灭火物资的。烈火被扑灭了，这个长相斯文如白面书生的中年男人，后来在微信里给我发来一段话：经历了这场城市边的



【浮世绘】

修车老张

一个溜，两只手上下翻飞，橘黄色的空竹呼啦啦地转成了一道闪电，抛出去，接住，再抛、再接，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。旁边摆摊的人乐呵呵地说：“老张，真有两下子！”老张收了空竹，嘿嘿一笑：“不止两下子，有三下子呢！”

冬天冷，夏天热，春秋有风，别人看着老张挺辛苦，可老张不觉得。“老在家呆着，闷得慌。出来眼宽，心里痛快！”老张看看左右无人，悄悄掐了一朵花，放在车厢里，准备给老伴带回去。老伴喜欢花，家里的窗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盆花。

老伴和老张同岁。他们有两个女儿、一个儿子，都已成家，日子过得挺好。儿子、儿媳在外面打火烧，挣了钱，在城里买了楼房。大女儿是教师，二女儿、女婿开了个汽车配件加工厂。一到过年过节，六个孙子、孙女叽叽喳喳地围着老张，这个叫“爷爷”，那个叫“姥爷”。“哎呀，比有100万块钱还舒坦！”老张眯着眼睛说。

老张年轻时是个帅小伙儿，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当代课教师，自学了唢呐、葫芦丝等乐器，还在村里当过几年会计。后来，他和一群爱好音乐的人成立了“红白喜事”乐队，他吹唢呐。

老张说，人家都说他命好，他觉得人这一辈子得多积德行善，才能有好报。老张当教师时，有的孩子家里穷，

生物钟，滴滴答答转动成血液里小小的潮汐。凌晨四点，这样一个情感、理智、思维清晰的薄凉时刻，在这个城市里，还有多少人值得我从早晨开始惦记？那一年的凌晨四点，心里的灯也曾为一个人早早亮起，数年后回望，那到底是真实场景的凝固，还是幻觉的灯光闪烁，如今我都不愿回头去望一望了。凌晨四点的城市里，我听见楼下马路上环卫工清扫大街的沙沙沙的声音，像是蚕吃桑叶的声音，这是滚滚红尘腾起在一天时空里的声音。有一天凌晨，我在窗前看见江面大桥上一辆列车奔驰而过，我恍然明白，时间的身影，也是这样在我身边呼啸而去的。

我在秋天的一个下午去了老街，在老街上开了四十多年店铺的黄师傅那里，看见墙上又多了几张碳素黑白画像。黄师傅是画像的，起初也兼营修表生意，如今没人来修表了，他就匍匐在那张斑驳的老木桌前替老街人画像。黄师傅指着墙上的画像给我介绍，这是老街上患肾衰竭离世的刘老头，那是躺在家里椅子上安然离世的老寿星吴婆婆……有一位有些富态的中年妇女，是患肺癌去世的。我认得她，有次去老街遇见她，她对我说：“我在郊外地里种了菜，你哪天有空去地里摘点菜，给你妈送去尝尝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去摘菜，她就悄然而去。老街的身子在我的心房里，又瘦去了一寸。

这一年的冬天，车水马龙的城市，烟火漫卷的生活，让我如大鸟的翅膀张开，扑向它为我打开的每一个角落。这料峭的冬天里，能让我打起精神的事，就是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事了。熬夜看球，成为我这样的中年男人的集体记忆，其间有为球的痴迷癫狂，有球星们创造奇迹的瞬间画面闪现，当然也有自己暗中流动的感伤情绪。从前车马书信慢的时光是再也回不来了，但那些往日星光却不曾湮灭于尘烟。今年冬天依然熬夜看球，似乎也有着不向岁月服输的执拗念头冲撞。但凌晨三点的一场巅峰对决，还是让我熬不下去了，连连的哈欠声中，我在沙发上拥被而眠，同时我却恍惚听见了自己的鼾声，看来还是没睡踏实。这多像我时常不能专注的游离晃荡的思绪。

这一年冬天，纸上阅读了不少文字，养育着我随时需要滋养的灵魂。一个叫苏沧桑的杭州女子用天籁般的文字抒写烟雨江南、浩大民间，她“让人回到了农事与传统中，像慈母巧妇，满针满线将自己织成了最美丽、最优秀的作家之一”，这是同居一城的作家麦家给予她的评论。谢谢，遇见这么好的文字。谢谢，遇见2022年的你。

交不上学费，块儿八毛的，他就替孩子交上了。在乐队吹唢呐，遇上村里人家有红白喜事，他一分钱不收。只要看见马路上坑坑洼洼的，他就赶紧挖点土补上。老伴也是个热心肠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她都愿意帮一把。

其实，儿子、女儿不愿让老张出来摆摊，可老张不愿意。五年前，老张得了脑血栓。“一眨眼，就栓着了，花了好几万，左半边身子还不利索。”出了院，本来性格开朗的老张，像变了个人，成了以泪洗面的“林妹妹”。亲戚朋友去看，老张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得别提多伤心。后来谁都不想见，关上门，自己闷在屋里。老伴、儿女们轮番做工作，老张树立起了信心，一点一点地锻炼，先是拄着棍子，从屋里溜达到院子，慢慢从院子溜达到门口，再从门口溜达到马路上。一天天，老张奇迹般恢复了健康，恢复了开朗的性格。

家里的地都包了出去，老张自学了补胎、换拉锁头的小手艺，出来摆个小摊，赚点零花钱，也顺便看了街景。忙里偷闲的老张一边用纸条卷着旱烟，一边说：“我这辈子，除了抽烟这个不良嗜好，再没有一个不良嗜好了。”他吸了几口烟，略一沉思又说：“啥是幸福啊？人啊！壮壮实实地活着，没病没灾，就是幸福！”

说这话时，老张身后的鸢尾花，像一群紫色的鸟，扑啦啦地开着。

【在人间】

□李秀芹

小时候我不知道感冒是咋回事，但一年总有那么几次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、看着别的孩子在外面玩，我非常羡慕，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精力和劲头。但这种症状熬过一两天也就消失了。现在想来，当时大概就是感冒了。

浑身没劲儿，不愿动弹，吃饭没胃口，在家长眼里根本不是病。那时日子过得艰难，忙于生计的家长没如今这么娇宠孩子，好多家长压根不会发现孩子的这些症状。

我小时候，父亲常年在外地上班，母亲一人在家带着我们姊妹六个，非常辛苦。冬天小孩子流鼻涕是常态，只要不主动向母亲汇报自己难受，母亲是不会管我们的。

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，咳嗽非常严重，一咳嗽院里的邻居都能听得到，母亲自然也知晓了。母亲淘来了一个土方子——香油冲鸡蛋。用开水冲鸡蛋，再滴几滴香油，民间说法是喝了可以止咳。但我喝不了鸡蛋的腥味，送到嘴边几次，又推开了。母亲着急，见我不喝，便用拳头打我的后背，我见母亲发火了，硬着头皮捏着鼻子喝了一小口，但实在太难喝了，我哭着求饶说，我不咳嗽了，不用喝了。

母亲见我胡说，又打我一下，我又喝一小口。就这样，母亲打了我十几下，我才勉强喝完了。第二天，果然咳嗽好了一些。直到现在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土方子管用了，还是我实在不想再喝那有腥味的冲鸡蛋，身体开启了迅速自愈程序。

母亲知道的土方子很多。有时弟弟感冒，难受了，黏在母亲身边，母亲也会用姜片熬水给弟弟喝，喝完了，用被子捂一下，出了汗，病就好了。有时我们头疼发热、浑身酸痛，母亲也会用葱白和大蒜煮水，一天要监督着我们喝完一大锅。连续喝上几天，慢慢也就好了。

那时我们只要得病，母亲就会用各种土方子给我们治疗。但有一次，我肚子疼得难受，还伴有高烧，母亲的土方子都用过了也不管用。母亲便领着我去找村里的老中医给瞧一下。老中医说，我这病熬得厉害了，吃中药太慢，让母亲和我去城里找郭医生看病。

母亲当时就急哭了，一个柔弱的女人，如何领着生病的我走十多里路呢？正在发愁时，父亲回家了。父亲了解情况后，饭都没吃，背着我就往城里赶。

记得那天特别冷，父亲让我把手插在他的三大扇棉帽里取暖，一路和我说着话，怕我迷糊过去。父亲说，等到了城里看完病，就领我下馆子吃肉蒸包。那时，下馆子吃肉蒸包，过年我们都沒这待遇呢。

到了郭医生家，郭医生给我开了几片小药片，我在他家吃了两片后，坐了一小会儿，肚子就不疼了。回来的路上，父亲领我下了馆子，给我买了四个肉蒸包。我吃完肉蒸包后，身上便有了劲儿，也不用父亲背了，自己走回了家。

多年后，我回想起此事，才懊悔自己不懂事，怎么只顾自己吃肉蒸包，没让父亲吃一个呢？父亲笑着说，买肉蒸包吃，这也是你母亲的土方子。得了重病，都要去城里找医生瞧病了，必须吃点好的补补身体才行。

父亲的这句话，戳中了我的泪点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肉蒸包可是最贵的一副“土方子”了。其实我知道，那哪是什么土方子？明明是父母对孩子的爱，即使再贫穷也要倾尽所有传递给孩子的深深的爱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